四書經注集證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序說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卽王吉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四書考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爲篇二十卽今所行篇次是也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爲篇二十二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曰古論者魯共王時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以下子張問從政爲一篇名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張禹傳魯論晚講齊論問采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當世重焉而齊古之論亡矣王充有齊論語自古文二十一篇外又有魯及河間九篇凡三十篇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考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充會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史記世家曰

史記正義序史記者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游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旣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正義論史例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曰史記詹氏道傳曰司馬遷作史記闕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爲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孔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孔子

按通考闕里誌等書初聖母禱於尼丘山以祈嗣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埀魯人異之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聖母知爲神異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異於世俗時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孔子生生有異質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三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窪頭隆鼻阜脥堤眉地足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二十四理頂似唐堯顙似虞舜項類皐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史記世家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 家語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元子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於宋其弟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煬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何遜國於厲公自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或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澤夷澤夷生防叔避華氏之亂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

于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祖庭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金仁山曰〕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歲也當從史記〔四書釋地〕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在兖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廣輿記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有昌平山府城東南有昌平城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周禮地官司徒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畜聚之物又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即委吏之屬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索隱唐司馬貞著序云貞謏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

按周禮地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人鄭司農註謂牧人充人又考周禮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則贊然則牧人充人皆可謂之職人而職人即所謂司職吏也周禮周公所作載周家三百六十屬官職以爲萬世建官之法本稱周官而周家一代典禮亦即具是故亦名周禮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附其後合成六篇奏之劉歆曰此周公致太平之迹朱子曰此周公未成之書也

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說文樴杙也爾雅釋宮樴謂之杙郭璞註橜也玉篇所以繫牛周禮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鄭康成註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賈逵疏謂置樴入地之時樴樴作聲故讀從樴玉篇杙橜也莊子人間世篇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適周

四書釋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仲尼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四說不同其以昭公二十四年爲是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二十年定公九年皆不日食昭公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

問禮於老子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宫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按高昭子名張〔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定公元年晉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以城成周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高張將不免高子違人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八年高張與國夏伐我西鄙哀公五年齊景公疾使昭子與立荼明年陳乞作亂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昭子奔魯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按尼谿地志無考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家語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哉

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

家語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

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
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之時有父子訟者孔
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
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
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
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
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
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
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
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盜不勝
也通鑑前編初孔子爲魯司寇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
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
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四書釋地續司寇魯官
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韓詩外傳猶
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云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
爲司寇無大字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汪份大全引禮
記王制上大夫五人孔疏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
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
之下置一小卿是小司馬也據此以證魯止有小司寇無大
司寇今考左氏成十五年傳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
寇則釋地所言侯國無大稱者似猶不足爲定論況魯用天
子禮樂則職官之名豈能無僭司馬氏博極羣書其作孔子

世家與劉向所輯家語箴云孔子為大司寇必有考據故朱子亦仍之未可遽斷其非也司空在周禮為冬官卿主營城郭宮室建社稷宗廟及境界橋梁道路一切創建之事書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左傳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史記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酬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廣輿記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夾谷山舊名祝其山即齊魯會盟之地春秋彙纂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爲定公會齊侯處　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刼魯侯處庶幾近之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不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左傳杜注成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春秋彙纂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即古成城也明一統志郈城在兗州府沂州東三十六里春秋魯叔孫氏私邑隋於此置臨沂縣尋徙入州城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

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褎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付史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讐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

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

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按左傳哀公元年陳侯隨楚子圍蔡六年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可見陳之臣服於楚又哀公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可見蔡之臣服於楚

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圖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事見或問子西章(通鑑註)二十五家爲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按此則書社非地名史記所云七百里者乃一萬七千五百家也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史記孔子世家冉求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去魯凡十四年而反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

按星字以歷法推算謂壬戌四月無己丑當是乙丑乙丑是十八日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又杜預修謂衛歷前年置閏十二月魯歷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四月有己丑史記悖謬雖多然朱子既用爲序說自當從史記爲是據史記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定公在位十五年至哀公十六年總得七十三年也闕里文獻考記孔子之生謂徵史不如徵傳故不從史記而斷以穀梁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爲是與前金仁山之說不合其年譜所載問官適周適齊相定公會夾谷適衛過匡及陳蔡之難返魯獲麟等事皆移下一歲亦與是集年譜所本素王事記不同以爲聖年得七十四歲云又按公羊穀梁二傳俱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與史記

不合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及吳氏程皆主公穀說温公甲子纂記蘇子由古史金仁山前編則皆主史記說又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二十一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二傳亦不甚合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子羅泌路史則以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所載俱云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乃今之八月夏洪基孔子年譜亦云考之春秋己酉庚戌兩年十一月俱無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日與路史同諸說似皆有據姑備載以俟參考

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孔叢子孔子墓塋方一里在城北六里泗水上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按三國志魏略何晏字平叔宛人何進之孫少以才秀知名曹爽引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賜爵列侯與夏侯元等競爲清談天下士大夫慕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及曹爽敗乃收晏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孔安國尚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

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

按集註釋經之例有用正訓而云某某也則本爾雅釋詁釋言篇例有非正訓借彼明此而云某者某也某言某也某爲某某曰某某謂之某某之爲言某也則本爾雅釋訓釋親釋宮釋天等篇例又有不可明言但形容其義而云某某貌某某意某某辭則本說文玉篇等字書例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烏數飛解本說文禮月令鷹乃學習即此義也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易坎卦習坎重險也習訓重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

宋史道學傳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有徵則穎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禮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書無逸〕不啻不敢含怒君子成德之名〔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易乾卦文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名成也

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宋史道學傳〕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少師事程頤終身不就舉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賜號和靖處士後自商州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富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

於世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易乾卦文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家語弟子解有若爲人強識好古道〔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三百人三踊於幕庭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人聞之一夕三遷遂行成〔荀子〕有子惡臥而焠掌焠灼也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

〔禮曲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少儀〕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質言者以己意爲斷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

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按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朱子注大學從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朱子注此從之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

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馬氏曰周禮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汪份大全云朱子註孟子首章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明主包說前所云乃語錄中早年未定之論不可從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餘詳中庸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

宋史道學傳楊時字中立劍南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頴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得荊州教授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隆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後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易節卦彖）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宋史儒林傳）胡寅字明仲建安人安國弟之子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建炎三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秦檜當國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復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及論語詳說皆行於世其爲文根著義禮有斐然集三十卷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見雅言章六藝見游於藝句之文

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

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字慶善鎭江丹陽人少讀書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文學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秦檜當國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

文閣與祖好古博學由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詞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家語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又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禮孔子閒居子夏侍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闕里誌】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于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已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家語】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此卜商之行也【史記弟子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容齋續筆子夏於諸經皆有傳授易則有傳詩則有序一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詩於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春秋則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受其學而穀粱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之門人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

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宋史道學傳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四書考信宋吳棫字才老建安人作毛詩補音十卷韻補五卷援據根原甚精且博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已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

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

禮檀弓陳子車亢弟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貢姓端木名賜

家語子貢有口才孔子每詘其辯又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孔子曰辯哉又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子曰勤之愼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子曰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甚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

欲乎爲圓者仰而覩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橰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
純白不備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家語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
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
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又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
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贖人受
金則爲不繁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
侯矣左傳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
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
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十二年吳徵會
於衛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
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
衛君之來必謀於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
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或者
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史記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
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
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出夫子許之遂
至齊說田常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

在內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曰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樓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謂越王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唇乾舌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親自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

乃謝越王于是吳乃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今齊與吳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歷相魯衛家累千金常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

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抑反語辭

吳氏程曰亢一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四書集編]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易如平易之易直如白直之直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謙爲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易繫詞]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

按謝良佐係宋徽宗時人今指徽宗時言也考通鑑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後二百二十年而周亡秦自莊襄王至

子嬰合四十三年西漢東漢及昭烈後主共歷四百六十九年西晉東晉共歷一百五十六年前五代宋齊梁陳隋共歷二百零八年唐歷二百八十九年後五代梁唐晉漢周共歷五十七年宋自太祖至徽宗之初歷一百六十六年通共合一千五百八十三年言一千五百年者舉成數也

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宋史道學傳張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丞相浚子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時爲吏部侍郎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

聲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四十八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

爲禮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隋書文學傳〕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禮樂記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宋史列傳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集慶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中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遷給事中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後貶武安軍節度使昭州别駕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借隱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禮曲禮】約信曰誓　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禮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

【或問】因之為依勢之敵而交之幾若諸葛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于司城貞子蘧伯玉顔讎由是也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

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漢書董仲舒傳）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 詳見大學 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

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愚按此章問答其深淺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禮樂記謂之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注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文曜鉤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物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星圖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星占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北極者紫宮天座也典故袖珍集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在地上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在地下左旋不息而樞紐不動之處在南北之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現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現南北極相對為天樞如戶之有樞戶動而樞不動也其他二十八宿為經星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星右轉及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四面旋繞而歸向之

按北極有五星第一星前星主太子第二星最明者太乙

第三星主庶子第四星主后第五星主帝都爲極即天樞也天樞左右别有四星謂之四輔其光差亞北極主五星北辰則専指五星中一星邊之天言邵子謂天之無星處皆辰隸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記認故旁取一小星爲極星也朱子語類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爾雅釋宮樞謂之椳郭璞註門戶扉樞也隋書天文志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呂氏春秋極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

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河圖坤德布精上爲衆星漢天文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宮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猶庶民之象書正義北辰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衞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

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按國風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風十九篇鄘風十篇衛風十篇王風十篇鄭風二十一篇齊風十一篇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秦風十篇陳風十篇檜風四篇曹風四篇邠風七篇小雅八十篇大雅三十一篇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總共三百十一篇〔玉海〕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

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

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朱子集註〕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小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

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集〔註〕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禮〕禮器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而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詞安民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四書通】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書冏命】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禮經解】禮之教化也

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詳大學序心之所之謂之志說文志从心之聲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

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釋名〕耳耏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耏耏然也〔元命苞〕耳者心之候〔真誥〕耳者身之牖聽衆則牖閉〔左傳〕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

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

〔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

〔杜預左傳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宋史文藝傳〕涵泳聖涯嚅嚌道眞〔禮樂記〕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

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詩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不可半塗而廢也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

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

【諡法解】溫柔賢善曰懿【左傳】昭公七年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二十七年同陽貨伐鄆欲奪公鄆使不得居三十二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說苑】定公元年懿子獵得麑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左傳】定公六年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貨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聘欲以辱懿子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貨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貨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哀公十四年八月
懿子卒

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四書通〕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孟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踰之如之衆從之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

御爲孔子御車也

〔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四曰五御〔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餘詳游于藝何

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孝經諫諍章〕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四書考〕三家專政擅權生事之僭也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舞八佾歌雍詩祭禮之僭也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

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又名洩

〔謚法解〕剛彊直理曰武威彊敵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左傳〕哀公十四年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氏爲成之病不圉馬焉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武伯懷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衛聽共弗許十五年春成畔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

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

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

家語弟子傳子游既以受業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相友善使之受學於夫子又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禮禮運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已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退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觽南面而立曰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又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又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作搖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又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案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學成而歸也夫子曰吾道南矣今吳郡有子游家云

養謂飲食供奉也

禮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

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按此與夫子之言相發用錄以備考

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

〔說文〕犬狗之有懸蹄者也〔爾雅〕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狣尨狗也〔春秋考異郵〕犬斗精所生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狗三月而生高三尺〔呂忱字林〕獵韓良犬也猈宋良犬也猏逐虎犬也〔說文〕龎犬多毛猲短喙犬也獫犬吠不止也獒犬知人心可使也狾健犬也狄赤犬也猣小狗也〔清異錄〕犬曰守門使〔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馬見大學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宋書恩倖傳論恩以狎生信由恩至嵇康幽憤詩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嫣同不訓不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說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懌而味美也又酴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世本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禮月令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忒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

禮曲禮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內則凡食齊視春時又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周書黃帝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

先生父兄也

〔禮曲禮〕從於先生呂氏曰先生父兄之稱有齒德可爲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以師爲先生則學者自比於子弟故稱弟子〔爾雅釋親〕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禮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

後漢書丁鴻傳承制問難也

闕里誌顏回郕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爲魯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齊姜氏生回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學於聖門孔子顏回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後矣夫子曰何謂也曰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家語顏淵將西遊於宋問子夫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家語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孔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又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子曰勇哉子貢進而言志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辯矣夫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又定公問回曰子識東野畢之善御乎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二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悅又孔子在衛晨興顏淵侍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別離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識音矣又陳蔡之厄顏回與孔子問答

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又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義弱於受諫怵于待祿愼于治身又顏子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早死又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算也 按史記家語俱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但考伯魚五十歲卒孔子時年已六十九若顏子少三十歲則卒時孔子年僅六十二歲反在伯魚之前與論語不合惟皇門通考作少孔子三十八歲差爲近是蓋顏子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以穀梁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計之時孔子已三十九歲也故云少三十八然據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計之則又止少三十七矣姑並存其說以俟博考又上定公弔焉應作哀公因本家語原文未及改正餘見孔子年譜

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

師曰

宋史道學傳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躬以自得始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

爲同門友雅重倜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廸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稱倜爽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酧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顏子深潛純粹

纂疏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

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禮學記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又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又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揚子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害不少也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禮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

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易繫詞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禮學記 大道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明一統志 宋周孚先字伯忱毘陵人與弟恭先俱從程頤學頤嘗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其後俱由鄉薦入太學孚先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恭先終坑冶官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 書說命 知之非艱行之維艱 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

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並詳中庸序及孟子)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詩小雅載驟駸駸註驟貌)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

家語仲由有勇力才藝爲人果烈剛直又子路初見孔子冠雄鷄冠佩豭豚拔劒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又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劒子曰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受教又子路

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其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子曰由志之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又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又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又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禮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又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

强不遂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包在五者中矣又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又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又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政不擾

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與又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聵弗聽子路欲燔臺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醢已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孔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詩大雅]干祿豈弟又干祿百福[四書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見夫子爲子張干祿而發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

[家語]子張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仁義之行又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又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奈何又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猗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詞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扼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詞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而不禮是君非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禮檀弓]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又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

謚法解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哀公定公子也夫人定姒所生四歲即位左傳七年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乃與之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師師於郎十一年夏爲郊戰故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等及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焉乃不尋盟十三年夏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公至自會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邾子齊侯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緩也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門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北其役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相親也太子適郢適太子名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遊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公如公孫有陘氏三桓攻公公奔衛孫于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弗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謚法解〕淵源流通曰康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左傳〕哀公三年秋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七年公會吳於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秋伐邾以邾子益來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季孫用冉求之謀敗齊師於艾陵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季孫

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己亥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詳下篇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史記〕定公五年是時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

〔書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禮坊記鄭註〕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註〕即君陳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

詩國風大車檻檻大車哼哼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周禮考工記車人爲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此大車之制柯斧柄長三尺以此爲度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綆輪算牝服車箱輢人凡大車之轅摯輊通俯也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俯仰適中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車箱之邸必緒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

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

周禮春官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考工記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輈人田馬之輪深四尺以上田車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萃副也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

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以上兵車巾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音假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以上乘車

軏 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說文輗大車轅耑持衡者也軏車轅耑持衡者類篇軏軏同禮書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轄耑曰軏牛車轅耑曰輗理或然也周禮考工記輈人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輈即轅也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車人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鄭司農注鬲謂轅端厭牛領者賈疏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明陳士元論語類考大車之轅直小車之轅曲轅者鉤衡木也轅端橫木端猶前也轅前橫木謂衡也衡亦謂之軏詩箋云車前曲木上鉤衡者謂之輈輈即轅也轅前有軏謂曲木以駕牛肩而聯于橫木也吳伯章云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木而上鉤于衡衡下缺去七寸以扼馬領使不得出謂

之輗其輗之平處謂之衡衡輿軏一木也轅所以鉤而就之耳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唐書儒學列傳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宏正陳太建中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隋煬帝擢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耻之服巴豆劑偃臥東壁下遂移病成皋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等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

按書禹貢錫土姓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孔安國注謂生此土即以此地名錫之姓以顯之也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成生長也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周語禹之嘉績克厭天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自古帝王皆以姓繫百世之正統姓易則統改統改則世變矣受命如周書召誥云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君奭云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皆指王者革命初有天下而言命革則世亦革故更為一世

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見大學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後受舜禪國號曰夏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夏縣是也周本在禹貢雍州境內今陝西省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后稷始封於邰其子不窋失其官守竄於西戎至太王去豳居岐武王克商遂以周為有天下之號都於鎬京後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更以鎬京為西周王城為東周敬王又遷成周

今河南省洛陽縣是也〔漢書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按此專指東都言西都即秦地〔白虎通號篇〕夏者大也明當持守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禮證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表記〕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馬氏曰

〔後漢書列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之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所因謂三綱五常

白虎通三綱篇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情性篇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決斷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禮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白虎通三統篇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體天地之道禮三正記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漢書律歷志天統之正始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陽氣始於黄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陽氣始養根株黄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陽盛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黒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黒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黒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黄鍾爲天統六月林鍾爲地統正月太簇爲人統其于三正也黄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本于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三正故耳新安陳氏曰正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運以爲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易繫詞〕極數知來之謂占又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說卦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晉書儒林志〕虞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煬帝即位發使出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漢書藝文志〕詔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困學紀聞〕鄭康成注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四書考〕讖如亡秦者胡之類緯如赤伏符等與諸經之緯術數如望氣歷勝風角等皆是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旣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

禮之本也

書皐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註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

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禮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